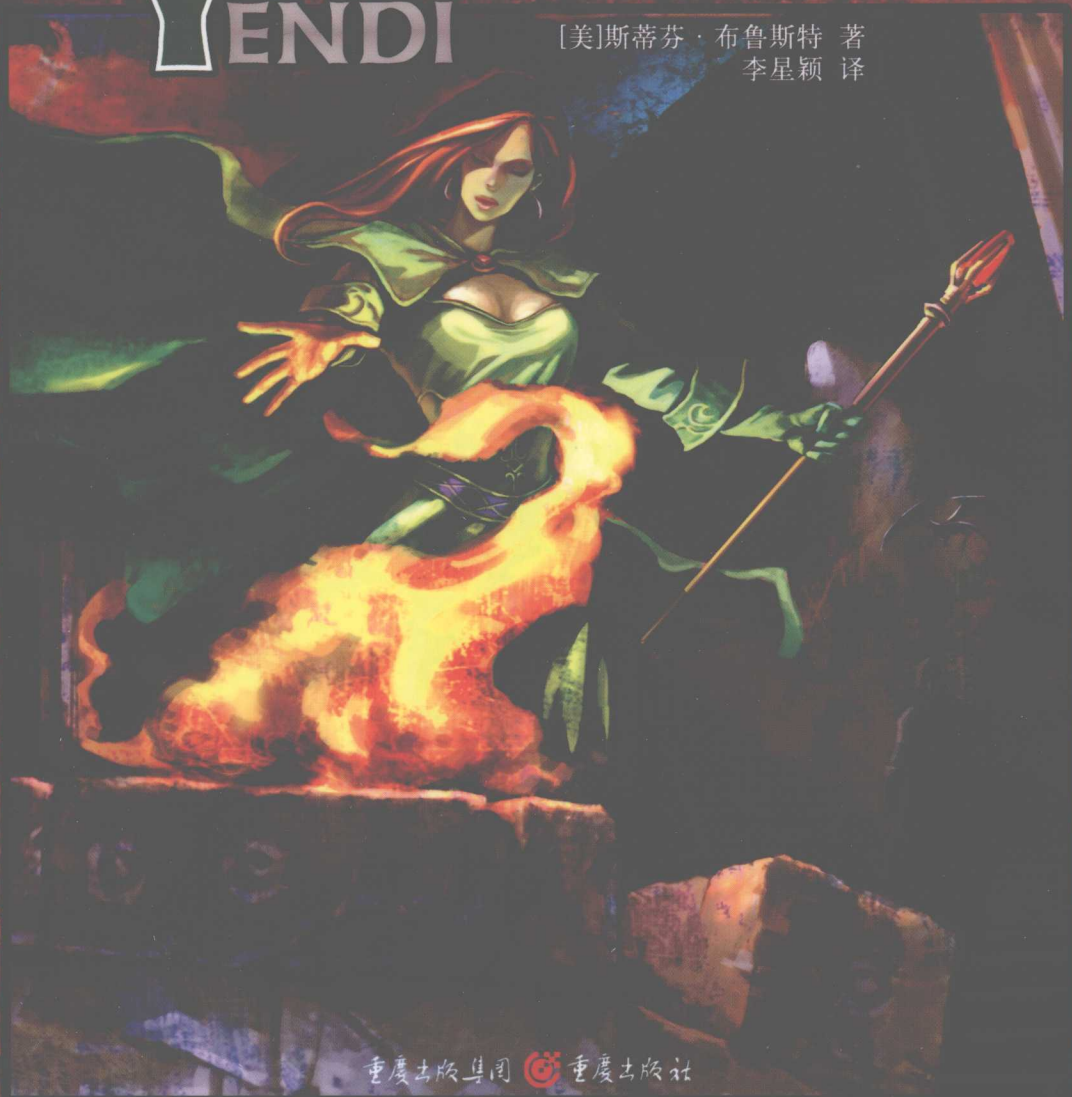


THE BOOK OF YENDI

—精灵刺客艾瑞格之书—

YENDI 魔蛇

[美]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李星颖 译



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

STEVEN BRUST

THE BOOK OF JHEREG
YENDI — STEVEN BRUST

— 精灵刺客茨瑞格之书 —

魔蛇

[美] 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
李星颖 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YENDI by Steven Brust
Copyright © 1984 by Steven Brust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07 by Chongqing Publishing
House
All rights reserved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版贸核渝字 2006 第 5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魔蛇 / (美) 布鲁斯特 著; 李星颖 译.

—重庆: 重庆出版社, 2007. 5

ISBN 978-7-5366-8688-5

I. 魔… II. ①布… ②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

美国—现代 IV. I51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048038 号

—精灵刺客茨瑞格之书—

魔蛇

YENDI

[美] 斯蒂芬·布鲁斯特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 责任编辑: 邹禾 刘倩

翻译: 李星颖 插图: 冯彦

装帧设计: 子唐 责任校对: 周玉平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政编码: 400016 Http://www.cqph.com

重庆海洋电子分色制版有限公司制版

重庆市开源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发行

E-MAIL: fxchu@cqph.com 邮购电话: 023 - 68809452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00mm × 1 000mm 1/16 印张: 13 字数: 199 千字

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24.80 元

如有印装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 - 68809955 转 8005

主要人物简介：

弗拉德·塔托希（弗拉季米尔·塔托希）：

本书男主角，一个人类刺客，管理着亚德里兰卡城里一片地区的黑帮小头目。

克瑞加：

弗拉德的助手兼秘书兼智囊，龙迦人，经常会让别人忽略他的存在。

莫罗岚·埃·德利恩：

战龙领主。虽然是龙迦人，但跟弗拉德的私交很好，同时弗拉德也担任他的要塞的安全顾问。

雅丽拉·埃·基兰：

战龙领主兼战龙家族的皇位继承人，莫罗岚的堂妹，和弗拉德交情也不错。

塞丝拉·拉沃德：

玄虎山脉的神秘女主人，也是莫罗岚、雅丽拉以及弗拉德的朋友。

卡奥蒂：

绰号叫“龙蜥之匕”的东方人女刺客，奉命暗杀弗拉德，却最终和他堕入情网，做了他老婆。

诺拉莎：

卡奥蒂的搭档，绰号叫“龙蜥之剑”的女刺客，遭到放逐的战龙领主。她的父亲曾经是战龙家族的皇位继承人。

拉里斯：

因为和弗拉德争夺地盘引发“龙蜥战争”的另一个黑帮小头目，资格比弗拉德要老的龙迦人。

小塞丝拉：

塞丝拉·拉沃德的得意门生，莫罗岚的客人。

绿衣女巫：

带有明显隼鹰家族长相的神秘龙迦法师，莫罗岚的客人，和小塞丝拉关系密切。



当我还小的时候，别人告诉我，龙迦帝国的每一个臣民都是十七家族的一分子，而每个家族都以一种奇兽作为家族名。他们又告诉我，像我这样的人类，或者叫“东方人”，都是些不足挂齿的社会渣滓。他们还告诉我，如果要和“某些生物”平起平坐，就只有两种选择：要么，向某个贵族宣誓效忠，然后加入泽鼠家族，成为农民阶级的一分子；要么，就像我死去的父亲那样，花钱买一个龙蜥家族的贵族头衔。

后来，我找到了一只野生龙蜥，然后训练它，然后开始在龙迦社会里留下属于我自己的足迹。

等到年岁渐长，我才明白，那些别人教给我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扯淡。





1

“别让他们看见，小心他们动粗”

克瑞加说生活就好像一只洋葱，不过，他说的东西肯定跟我说的不一样。

他说的是剥洋葱皮：你可以一点一点地逐渐深入进去，直到你深入核心，然后发现那里空无一物。我猜或许真是如此，但是我父亲开餐馆的那些年里，我从来没剥过一个洋葱：我都是直接把它们剁碎的。所以，克瑞加的推论在我这儿似乎不怎么能得到共鸣。

我说生活好像一只洋葱的意思是：如果你放着它不管，它就会烂掉。仅从这一点来说，跟其他蔬菜也没什么两样。可是，一只洋葱要烂掉的话，它是既能从里面向外面，也能从外面向里面开始变坏的。所以，有时候你会拿到一只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的洋葱；而另一些时候，你会看见明明外面已经有了坏掉的斑点，切开来看，其他部分又完好无损。味道很刺激，但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感觉，不是么？

玄虎领主喜欢把自己设想成配菜主厨，抄着刀子转来转去把洋葱坏掉的地方都切掉，但问题是他们通常都没办法分清楚好的部分和坏掉的部分。战龙领主就很擅长找出那些坏掉的部分，可一旦他们找到了一个有问题的洋葱，就会丢掉一整筐。而一个隼鹰领主，每当他发现一个烂点时，他会不动声色地看着你把它煮好，吃掉；然后等你把它吐出来的时候，还会很精明地点



头。如果你质问他为什么不告诉你这个烂点，他会很惊诧地看着你说：“你又没问。”

我还可以继续说下去，但我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呢？在龙蜥家族中，我们不必担忧烂点上的泽鼠粪便，我们只是在这儿卖洋葱而已。

不过有时候，也有人雇我剜掉一个烂点。这让我一天就可以有三千二百枚金灿灿的帝国币入账。为了排解压力，我偶尔会到莫罗岚大人的要塞里的宴会上转悠一下。怎么说我也算是他的手下，身为他的安全顾问，我等于有一张长期有效的通行证。

我刚从传送的混乱中回过神来，缇尔达女士就让我进去了。我自顾自地朝宴会厅走过去，站在门口仔细打量着里面成群结队的人（这个说法并不是很准确），想要找出几张熟悉的面孔。没多久，我就发现了莫罗岚高大的身影。

我朝他走过去时，那些不认识我的客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我身上，有的偷偷评论了几句全都被我偷听走了。在莫罗岚的宴会上我总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——或许是因为我是那里唯一的龙蜥族，或许我是其中唯一的“东方人”（注：“真正的人类”），又或者因为我进去的时候还带着我的龙蜥魔宠——洛尤希，它趴在我的肩上。

“不错的宴会。”我对莫罗岚说。

“那么，那些装了死泽鼠的盘子在哪儿？”洛尤希用心灵感应问我。

“多谢夸奖。弗拉德，你在这儿可真叫我高兴。”

莫罗岚总是这样说话，我想他已经习惯成自然了。

我们走过一张桌子，他的一个仆人正在那儿把各种酒都倒出一点儿来，品尝之后再作出评论。我拿了一杯红达洛沙酒，啜了一口：相当甘冽，如果冰一下就更好了。龙迦人对酒类可说是知之甚少。

“晚上好，弗拉德；晚上好，莫罗岚。”

我转过身去，朝雅丽拉·埃·基兰——莫罗岚的堂妹，战龙的继承人——深深地鞠了个躬。莫罗岚微微鞠躬，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：“晚上好，雅丽拉。又有决斗啦？”

“怎么会？”她反问道，“你听到消息了？”



“事实上，没有，开玩笑罢了。那些要为你决斗的人不是早就排起长队来了吗？”

“对，明天就有一个。玄虎领主手底下的一个泽鼠注意到了我的言谈举止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咂咂嘴：“他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她耸了下肩膀：“我不知道，明天就能弄明白了。莫罗岚，你看见塞丝拉了没有？”

“没看见。估计她还待在玄虎山脉那边，可能迟一些会露面的。很急吗？”

“没事。我想我已经分离出了一种新的埃·蒙达隐性性状，不过等等也无妨。”

“我对此倒有点兴趣，”莫罗岚说，“给我讲讲好吗？”

“我还没有最后弄清楚它到底是什么……”雅丽拉一边说，一边就和莫罗岚一同走开了。唔，莫罗岚是用走的，而雅丽拉，这个我所见过的最矮的龙迦人，飘在空中，银蓝色的长裙垂下来擦着地面，掩盖了这一事实。雅丽拉有金色的头发和绿色的眼睛——通常如此，尽管她现在并没有表现出来。她也有一把剑，比她的个头还要高一些。她是在亡者之路上，从征服者基兰，她家族血脉的源头那里得来的。同样的，这里面也有个故事，不过先别管了。

不管怎么说，他们都走开了。我利用和圣珠的连接，施了个小小的魔法，冰了冰酒。然后又啜了一口：好多了。

“今晚的问题，洛尤希，就是：我要怎么样才能再来一个床伴？”

“头儿，有时候你真叫我恶心。”

“告诉我啦。”

“说点别的嘛，如果你有四个窑子——”

“我早就决定不逛窑子的。”

“呃？为什么不逛呢？”

“你不明白。”

“我试试。”

“好吧。可以这么说：不管怎么想，和一个龙迦人上床，就跟和一头动物

做那种事差不多了。而如果是跟一个妓女，那感觉就好像是花钱买……买……别管他啦。”

“继续啊，老大，把话说完了。我开始好奇了呢。”

“噢，闭嘴！”

“总之，就是杀人让你产生性欲的，对不对？”

“滚！”

“你需要一个妻子。”

“滚到死门去！”

“咱们去过一次啦，还记得不？”

“对，我还记得你对当时那头巨型龙蜥的感受呢。”

“别提这个，头儿。”

“那就别对我的私生活说三道四。”

“是你开的头。”

没什么好再说的，我也就此打住，又喝了一口酒。感觉有些怪异，我早该明白这种萦绕不去的感觉，很显然，这是有人要和我进行心灵感应的预兆。我连忙找了个僻静的角落打开心智建立连接。

“头儿，宴会如何？”

“不坏。克瑞加，有什么事不能等到明早吗？”

“你的擦鞋童在这儿，他明天要成为雅鹤的继承人了，所以他想要把工作结了。”

“有趣。真是这样？”

“提问：你在马拉克广场新开了家赌馆吗？”

“当然没开，不然你早就听说了。”

“我也这么想。所以就有问题了。”

“我明白：有些愣头青以为我们不会注意，还是说有人想要横插一杠子？”

“看起来很专业，弗拉德，他那边有保镖的。”

“多少人？”

“三个。我认识其中一个，很尽忠职守。”



“哦。”

“你怎么想？”

“克瑞加，你知道一个夜壶如果几天都没有倒空会怎样吧？”

“对，嗯？”

“那你知道如果你最后终于把它倒空了，底上总会黏着些东西吧？”

“是的，呃？”

“我对这事儿的感觉就好像那些黏在夜壶底上的东西。”

“了解。”

“我很快就来。”

我发觉莫罗岚和雅丽拉还有一个高个子龙迦女士一起朝我这边过来，那位女士穿一身林绿色衣裙，有着典型的恐梟家族的面部特征。她相当漫不经心，居高临下地瞥了我一眼。身为一个龙蜥，又是一个“东方人”，真是叫人泄气——随便哪个理由都会让人嘲笑你的。

“弗拉德，”莫罗岚说，“这是绿衣女巫；巫师，这是弗拉季米尔·塔托希准男爵。”

她几乎察觉不到地微微点了下头，我极其夸张地俯下身子鞠躬，手背从地板上擦过去，又从我的头顶上方掠过，然后对她说：“尊敬的女士，我真是万分开心能在这儿见到您，您一定也有同感吧。”

她轻蔑地哼了一下鼻子，别过脸去。

雅丽拉眨巴了一下眼睛。

莫罗岚显得有些困惑，然后耸了耸肩。

“绿衣女巫，”我说，“我以前从未见过一名身为巫师的恐梟族成员，而绿颜色我已经看到了，所以我没办法从这个称号里知道——”

“这就够了，弗拉德，”莫罗岚说，“她又不是——”

“抱歉，我只是想要告诉你发生了一点事情，我恐怕得走了。”我转过去对着女巫，“我很抱歉不得不这样告诉您，请别在意，别让它破坏了您今晚的兴致。”

她转回头来看着我，甜甜地微笑着。“你怎么会——”她说，“想要做一只



蝶螈呢？”

洛尤希嘶嘶作声。

“我请你别再说了，弗拉德。”莫罗岚严厉地说。

我放弃：“我要走了。”说着，我又微微低了一下头。

“非常好，如果有什么我能帮忙的，尽管说。”

我点点头。对他来说有个坏消息，那就是我还记得那个评语。

你知道一个龙迦人和一个东方人之间最大的一个差别在哪儿吗？不是他们的身材比我们高大强壮许多，我就是证明体型和力量并不那么重要的一个活例；也不是他们能活两三千年而我们只有五六十年的寿命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周围的那些人里，没有一个希望自己寿终正寝的；更不是他们天生就有和圣珠的连接，可以自由使用法术，而东方人（比如我那已故的、没什么人会哀悼的父亲）只能花钱买一个龙蜥家族的头衔，或者对某个贵族宣誓效忠，然后搬出来住到乡下成为一个泽鼠——从而做个王国公民并且得到和圣珠的连接。

不，我发现最大的差别在于：一个龙迦人在传送之后不会觉得恶心反胃。

我落在事务所外面的街道上，几乎马上就要吐出来。我做了几个深呼吸，等着五脏六腑都平静下来——实际上施法的是个莫罗岚的巫师，虽然我自己也能传送，但技术还不到家。一次硬着陆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。

当时我的事务所还在铜巷，在一个地下小赌场的后面，而这座小赌场又在一间卖迷幻草药的商店后面。整个事务所由三部分组成：一个隔间，梅勒斯塔夫，我的接待员兼保镖就坐在那里；他的右边是克瑞加的事务所和档案室；梅勒斯塔夫后面才真正算是我的办公室。克瑞加有一张小书桌和一把硬木椅子——放不下更多东西了，隔间里有四把基本上还算舒服的椅子。我的办公桌比克瑞加的稍大，略小于梅勒斯塔夫的；一把垫子柔软饱满的转椅正对门口；门边还有两把舒适的椅子，只要克瑞加在就一定霸占其中一把。

我让梅勒斯塔夫通知克瑞加我已经到了，然后坐在我的书桌上等他进来。

“呃，头儿？”

“噢。”我意识到这一点，叹了口气：又来了，克瑞加又趁我没看见的时候



偷偷摸了进来。他都声明不是有意为之——他天生就会让所有人都忽略他的存在。

“发现什么没有，克瑞加？”

“我都告诉你了。”

“好，我们去搞点钱来吧。”

“咱俩都去？”

“不，你别让他们看见，小心他们动粗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我们出去时我用右手梳理了一下头发，这样我的手臂能擦到斗篷的右边，就可以确认各种家伙是否都就位了。然后用左手调整了一下领口，让我也能多检查一下斗篷的其他部分。

一出门，我先迅速地扫视了周围的状况，然后走上街道，穿过半个马拉克广场。铜巷是一条仅能容纳一辆半手推大车的街道，这已经比其他很多街道都宽敞了。两旁的楼房挤挤挨挨地排列着，只在比较高的地方开有窗户。马拉克广场是一个圆环形的区域，中间有一个从我记事起就没有喷过水的喷泉，铜巷的尽头也就在此。沿着铜巷一直走下去，下基兰路从左边进入我们的视野：它比铜巷略宽，又从我们的右边延伸出去。

“好了，克瑞加，”我说，“它在——”我停住了，“克瑞加？”

“就在你前面，头儿。”

“噢。它在哪儿？”

“喷泉客栈左边第一扇门，进门，上楼，就在右边。”

“好，你把风。”

“了解。”

“洛尤希，试着去找一扇能看到屋里情况的窗户。要是找不到，就留在能保持联系的范围内。”

“没问题，老大。”它飞走了。

我走进去，爬上一段没有扶手的楼梯，然后到了顶层。做个深呼吸，又检查了一遍武器，然后轻轻地敲敲门。



门立刻开了。站在门口的人穿一身黑色和灰色结合的龙蜥家族服饰，一把大腰刀用皮带挂在身旁。这家伙身高将近七英尺半，体形比一般的龙迦人粗壮许多。他低头看看我，说：“抱歉，胡子佬。只招待人类。”然后把门关上了。龙迦人通常会为谁是“人类”这个问题而困惑不已。

被人称作“胡子佬”不会让我烦心——我故意留了一撇小胡子，因为龙迦人做不到这一点。但是被关在一场赌局的外面却让我大为光火，尤其在此地的这一场还没有得到我的许可。

我很快地检查了一下门，发现它是用魔法拴住的。于是我轻抖手腕，一个破咒器——两英尺长的细金链跳进了我的手中，我拿它猛烈地敲打着门扇，感觉到魔法正在一点一点地失效。最后，在门又一次猛地打开时，我把它扔到了一边。

那人眯起眼睛，朝我大踏步走了过来。我冲他微笑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和这儿管事的谈谈。”

“我看，”他说，“你是需要找人帮你下楼。”说完，继续朝我走来。

我摇摇头：“这么点小事你都不肯合作，真叫人伤心，死人。”

他又迈了一步，我右边的袖剑已经入手。我蹲下身，从他的胳膊下钻了过去，六英寸长的钢铁从他第四和第五根肋骨间向上斜插，从胸骨的凹槽处穿了出去。走进房间时，伴随着一声沉重的倒地声，我身后传来一阵含糊嘶哑的呻吟和咳嗽声。和某些流行的荒诞说法相反，这个人还能再活上一两个钟头；但和另外一些盛行的传说也相去甚远——他会因为强烈的震惊而无法采取任何求生措施。

房间很小，只开了一扇窗。里面有三张放着斯央石的赌桌，一张旁边坐了五个人，另外两张旁边各有四人，绝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像是泽鼠人，一个萨尔莫斯人；另外还有两个龙蜥人，正如克瑞加跟我说的那样，他们看起来是为这地方干活的。他们俩迅速地朝我逼近过来，其中一个已经拔出剑准备开战。哎呀，天啦！

我拉过一张摆在我和他们其中一个之间的桌子，朝着那人一脚把桌子踢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窗户破了，洛尤希朝着另外一个家伙径直飞了过去。不



管怎么说，我可以暂时不管他了。

正对我踢过去的桌子的家伙踉跄两步，硬币、石头撒了一地，人群也散开了。他在我面前胡乱挥舞手臂的当儿，我拔出细剑切在了他的手腕上。他甩开刀刃，我紧逼一步，一脚踢在了他两腿间。他一声惨似一声地哀号起来，我用刀尖戳一下他的头，他立刻安静了。

我朝另外那个人走过去：“够了，洛尤希，别管他了，留神我后面。”

“好的，头儿。”

正当洛尤希离开，我朝他逼近时，那人还想要拔出剑来，不过我的剑早已出鞘。我把剑尖抵在他的喉咙上，微笑着说：“我想跟这儿的经理谈谈。”

他一动不动，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眼中没有一星半点恐惧的痕迹：“他不在这里。”

“告诉我他是谁，就饶你一命。”我说，“不然，就是死路一条。”

他仍旧沉默着。我把剑尖慢慢上移，最后对准了他的左眼，这个威胁再明白不过：要是他的大脑被破坏了，那么任谁都没办法复活他了。他仍旧没有表露出丝毫惧怕的痕迹，但还是说：“拉里斯。”

“谢了，”我告诉他，“趴在地板上。”

他照办了。我转过身看着那些客人：“打烊了。”他们开始朝门口走去。

就在此时，一阵风声呼啸而过，又有五个龙蜥闯了进来，剑已出鞘。啊呀。都不用我说什么，洛尤希已经落在了我的肩膀上。

“克瑞加，撤！”

“好。”

我不顾一切地想要利用我的连接把自己传送走，但是失败了——有时候我还真巴不得传送结界被宣布为非法。我一剑刺入一个对手的胸膛，左手撒出一把尖钉刺，接着从已经破了的窗户那儿跳了出去。咒骂声不断从我身后传来。

我试着施了一个快速浮空咒，这样在我落地的时候就不会摔得很惨。我根本不敢停下脚步，因为对方很可能也有尖钉刺。于是我又试了一次传送咒语，这次成功了。



我只觉得后背被猛地一扯，然后就已经站在事务所外面那间商店的门口了。接着，我吐了。

我努力支撑自己站起来，掸掸斗篷上的尘土，走了进去。店主好奇地打量着我。

“外面的街道给弄脏了，”我告诉他，“清理一下。”

“拉里斯，呃，头儿，”片刻后，克瑞加说道，“咱们的隔壁邻居之一。他控制了十个街区，到目前为止，他手底下只有两三个赌馆在咱们的地盘上。”

我把脚放在桌子上：“比我的地盘还要大两倍多。”我陷入了沉思。

“看来他是故意找茬儿，对吗？”

我点了下头：“那么，他是想要试试咱们的深浅，还是说想要直接插手？”

克瑞加耸耸肩：“说不准，不过我看，他是想直接插手。”

“好吧，”我说，听起来比实际上冷静得多，“我们能否和他单独谈谈，或者就直接开打？”

“咱们打得过么？”

“当然打不过，”我突然说道，“我得到这块自己的地盘才不过半年，早该料到会有这种事的，真该死。”

他点点头。

我深深地吸了口气：“好吧，我们的薪水册上有几个打手？”

“六个，一直派驻在外的不算在内。”

“经费状况如何？”

“完美无缺。”

“那么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总得给点建议吧。”

他看起来有些不安：“我不知道，弗拉德。你为什么不能行行好跟他谈谈呢？”

“我怎么知道？我们对他的了解远远不够。”

“那就是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们应该做的第一步，是找出我们能做的事情来。”

“如果他给我们时间的话。”我说。

克瑞加点了点头。



“咱们还有另外一个问题，老大。”

“是什么，洛尤希？”

“我敢打赌你现在一定欲火焚身了。”

“噢，闭嘴！”